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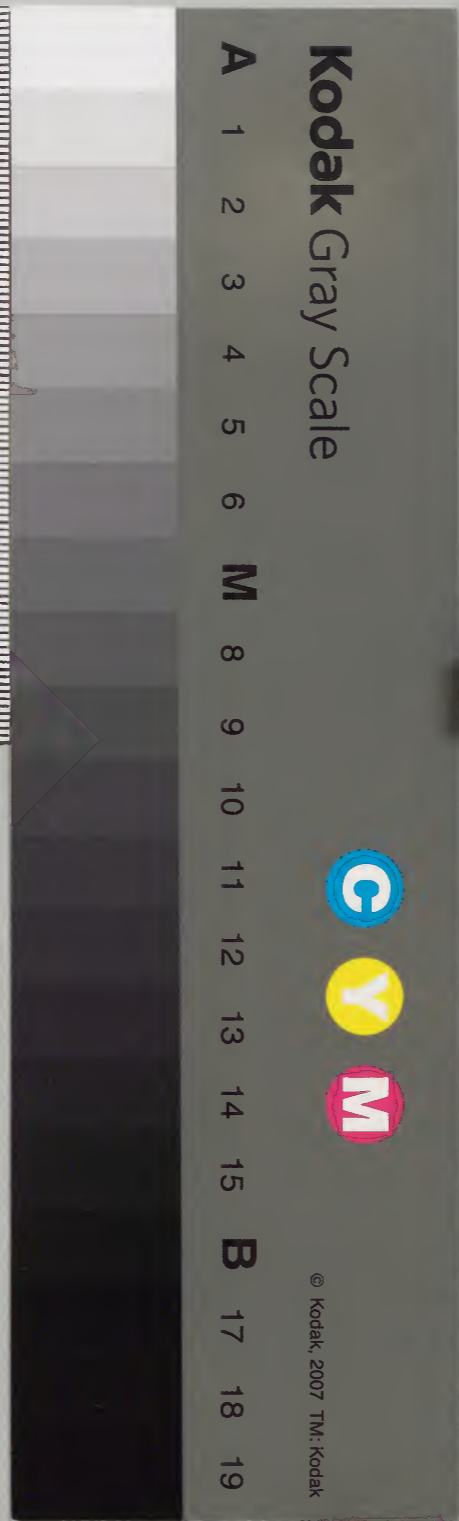
明  
 献  
 徴  
 録  
 九十二下

百廿一

漢書門		八九七	一五七
類	號	函	架

漢書		八九七	一五七
類	號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87
		冊數	157(117)	
		函號	287	15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河南左參政樂公護墓志

淺草陳炳庫

公諱護字鳴音本亭其別號也公自幼穎異絕倫

過目成誦弘治戊午中江西鄉試壬戌中會試乙丑

賜同進士出身明年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

相望而郡中督逋方急公與民約秋熟來輸卽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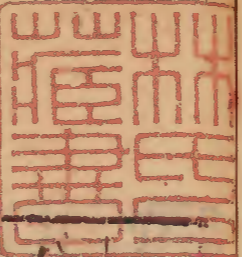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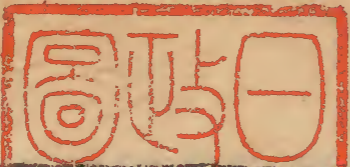
請於郡罷追之至期果上納無爽積年逋負一旦

盡免先民苦饑相聚為盜却掠無虛日公知其故單

騎徑詣材落中曲加撫諭賊眾喜曰父母來矣何以

生我相與感泣而散公遂遍歷各材咨訪疾苦計口

類冊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面上書鄉貫序列





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而出絕無  
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云公善聽訟剖決如  
流無留事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公公虚心聽  
察務得其情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  
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  
死臺檄公覆視之公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  
曰豈有重傷若此不卽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  
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己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  
其狀伏辜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武皇時羣  
瑯柄用貪夫憑威焰載楮幣鬻東南諸郡守令悉斂

民錢厚值償之公獨弗禮丁卯入覲京師中途遇  
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巾服麓敝詢  
知爲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  
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宣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己巳丁  
內艱去任服闋補山陽知縣縣當江淮總道官舟往  
來絡驛額派丁夫牽輓公選義民督之舟無留行大  
省請謁饋遺之費民便之賊劉六等四出流劫將及  
淮南公積儲治器預爲防禦漕運張公侍郎陸公彭  
公相繼督重兵至軍需器械取具倉卒公皆立辦遄  
集民無擾焉三公多其才能交章薦公徵拜南戶科



給事中在諫垣敢論天下事前後章疏十數上其曰保聖躬罷皇店正名分端好尚新士習皆國家根本計當是時嬖臣錢寧導上巡游怠萬幾弗理勢焰熏灼能立中人奇禍公力言久之不少諱而舉賢能糾兇墨卽桑梓之邦必及焉乾清宮災公奏請實脩省以應天變言尤剴切京師稱爲鐵漢其載家集時父方所公年逾九十就養南都公屢疏乞送還鄉北歸一年而方所公沒三年喪畢公意不復出築室東鄉田間有終焉之志今上登極用言者薦起爲光祿寺少卿以公善天文兼領欽天監事公澹泊不

見可好居長安中若吏隱然未嘗一至權貴之門少師石齋楊公少傅鷺湖費公宗伯石潭汪公皆雅公名先至公署公惟遣人投刺致謝而已公又屢疏請勵精以贊天道修德以承天眷每因占候力陳修省他如明時月正曆法皆超覽絕識卓有定見而曆家相沿旣久難於猝更公亦屢疏乞休不允時五星聚室公建言忤旨又因事劾奏宰臣宰臣銜之屬官馬能者以私憾公遂乘機誣奏公下公錦衣衛獄大臣力辯其誣得釋左遷宿州知州卽日就道不謝所知履任不踰月致其仕而去又二年冢宰西樵方公



司馬靜菴胡公薦公才堪治郡特起公大名知府公  
初至時方盛暑公念獄中淹滯苦當何如迺悉出囚  
庭下一一訊之輕者放免重者請於監司次第發遣  
公尤勤政質明起視事宵分方息居政敦大務以德  
化故民不威而自服嗣後訟簡刑清囹圄數月虛曠  
幾至罷守郡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  
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  
遣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公曰有是哉  
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衆喧於鐘所既  
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

益異之歲己丑吏部考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尋超  
陝西布政司叅政督理糧儲又奉命犒邊具有成績  
居無何引疾乞休得允致仕戊戌冢宰松臯許公又  
特薦公再起河南叅政 上幸承天公分守河北奉  
旨整理渡河舟楫而行宮火公以職事逮隨蒙恩旨  
免歸公自是得以適意林泉時與田夫野老相親狎  
蓄薪蒸修陂堰建橋梁以利鄉人顧於家事不屑屑  
經意僅給衣食而已公襟懷夷曠善爲詩歌意興所  
至頃刻立就有盛唐風韻每賓朋過從輒命酒高歌  
言吐肝膈悠然物我相忘古人風致蓋可觀矣公府



事絕口不談晚年雖縉紳過訪悉以憊病辭謝鮮得見其面焉公平生敏達之才卓越之識忠直之辭循良之節清苦之操切實之學孝友之行可謂純備而又窮達一致始終不渝豈不謂之盛德君子哉嘉靖四十二年陽月晦日卒享年九十所著有木亭雜稿三十卷梓行于世

參議

河南布政司右參議閻君欽墓志 王九思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爲御史京師予爲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爲庶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句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衡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也正德戊辰果舉進士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參議家居予



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  
被選爲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爲文選主事實見  
其文蓋嘗嘆息以爲俊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  
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  
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已家居皆未能  
弔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  
致仕詔進河南布政司右叅議以歸隴去鄆杜數百  
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  
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諸作寄予  
予亦聞其爲樂日日甚歡乃己丑秋報君病不起矣

予甚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歲耳君諱欽子明  
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皆稱之云君在吏科前後  
凡七年其始不肯阿附孽寺以此不及于禍嘗抗疏  
勸 毅皇帝視朝爲視朝數日諸凡封駁不避權貴  
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中有漏言者當道  
忌之乃稍遷河南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多蓋嘗推  
演武侯八陣圖爲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募義勇  
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爲安汝寧南陽護  
衛官軍橫甚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入  
操而其患遂息汝寧民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決之而兄弟感悟不爭而退其子皆得無事羅山勢豪張輔者殺其妾之母歿妾母之族訟諸縣吏輔又誣以他事陷獄歿乃以病告君知其狀執輔抵歿信陽貧富兩民爭田里中二惡少素怨富民乃誘貧者殺之而自殺貧者以滅口誑其守曰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歿後歿者殺之誰也具得惡少斬之以徇劉學恒者汝寧大盜也陰養歿士肆行劫掠無敢言者通賄郡吏伺動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近駭嘆稱君為神明相戒

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有功詔賜白金十兩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盜蓋斬首二十餘級擒僭號者渠魁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采幣擢用不次歲嘗大旱君禱雨即大雨浹境遂以有年大夫士詩歌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於城外西北隅建仕學書院擇其奇者居之親為課業乃兩科而舉者十有三人焉蓋駸駸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盜息民受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超拜可跂足待也乃蒙萋菲之謫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為歎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面養母以志教諸



弟姪因才而施乃今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羣籍嘯歌泉石其樂陶陶書為述作類成卷帙蓋雖未臻耄耄其所獲亦不細矣君家世隴州人也曾祖諱璿舉鄉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仲實河南右參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价磊落不羈脩然物表不慕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生四男子君其次子也方君在身王恭人夢日射懷五老造其室已而誕君故資稟特異焉人以為岳之降神爾也抑異已

河南左參議王公億墓碑

喬世寧

公名億字本一號立菴子上世故清源人金元時徙洪洞有為劍南廉訪使者生五子會兵起分散其長子清負廉訪公畫像避匿終南山谷中後遂家鳳翔太尉里故今為太尉里人清善陰陽家傳至其孫福皆除陽正術福生瑛應辟為漢州判官瑛生澤澤生公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始贈君隨侍漢州時以謀勇著蜀漢中後應辟平蜀盜功首都御史奏擬衛鎮撫乃漢州公恐子孫不歸也乃令辭鎮撫止受賞五百金而歸歸輒散其金親故不治產久之家益貧至



公爲諸生時貧甚不自給公益感憤讀書遂舉弘治乙卯鄉試至己未再舉進士不第以乙榜爲樂平訓導乙丑登進士第明年正德丙寅授閔鄉令閔鄉故衝罷邑也會又多中貴人往來百姓患苦之公乃裁抑中貴人中貴人無敢橫者於是後費省縣稱大治二年以太安人憂歸服除補濬縣甫數月濬又治未幾又有贈君之憂丙子服除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至值武廟南巡都御史以公迎駕臨清都御史多倚賴焉明年分巡遼東是時太監于喜鎮守遼東往僉事見太監禮與都御史等而喜又怙寵諂謾者公見輒踊道入上坐抗禮喜始怒公已歸公清直卒讓之已又自閱實邊備有功都御史聞於上陞俸一級賜衣一襲銀二十兩無何又以平泰山礦盜賜衣一襲銀十兩嘉靖甲申陞河南布政司參議丙戌督餉京師京師有張舉者太監忠之弟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陞革罷而驕縱豪奪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人攬河南歲餉侵沒至數萬金舍人匿舉所不出舉出入侍衛甚盛人莫敢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卽租無完期也乃召諸吏卒束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以首觸地



謝無狀死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乃復榜笞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死獄中於是太監忠欲以死讐公而舉又善武定侯郭勛勛又嘗饋公公不受怨之至是勛與忠主令舉家奏公奏上 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達上書白叅議無罪及言刑部不正共獄刑部尚書趙鑑意有觀望宜罪之會鑑奏獄當公無罪 上怒鑑遂罷之再下部議部再執叅議無罪罪止輸薪於是 上罪刑部各罰俸有差竟以中旨謫公戍海南衛終身于是京師目公爲顛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稱

王叅議王叅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 上請還公戍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辛卯始赦歸鄉里嗟乎士平居不論涉世變故乃具風節李膺破柱事人至今稱焉以公加諸張舉者其風節類李膺不邪而余友曹士奇爲余言公被逮時士奇蓋親覩焉是時兩校尉在傍而公且留客講書史不輟講罷就繫顏色不動顧家人無一私語此其度視生歿富貴何有哉是可以任疆陲託社稷之寄者顧擯廢終身以死君子蓋喟然嘆息焉公受經按察使李木菴先生木菴質任簡默而公負氣剛毅然



皆用廉高終不慮其子孫故鳳翔稱賢大夫二人焉  
余不及見木菴然數侍公於里第觀記公行業甚多  
不盡著著其大節若此蓋皆關國體者云公卒嘉靖  
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

按察使

河南按察使姜君綰墓志銘

儲懽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  
知府猛于外遂放兵肆掠勢寢不可制 孝宗皇帝  
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  
濬知謀自綰發不聽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  
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  
武緣於是思恩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  
祇以夷種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濬誅猛俘  
顧其後幾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法官附縣分州



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歿吏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嗚呼姜君之學可爲有用矣君字玉卿綰其名其先洪之奉新人中家樂平再遷弋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汪氏俱以德善聞君少有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人八歲就外傳卽知勵學德平愛而奇之長復喪母樵於野暇輒讀書補縣學生成化戊戌登曾彥榜進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午朝宜及大政陳治道十事又論大臣規起復者語頗直

人銜之會典留鑰者蘆塲訟選君蒞焉數其罪逐諸御史劾之其人攜掖以解至厯詔使勘獄諸御史竟坐誣被謫君得桂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知又三年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稱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溯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遽謹言賊伏隩誅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騰商



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嘴矣  
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邊會府不  
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賊騎步  
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  
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  
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  
予千金客熊濤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  
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常約賊來慎且毋戰  
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  
賊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

級死於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  
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右都御史華容  
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  
亟薦之卽拜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右江道時糧完  
壘繕兵益嚴柳慶間羣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  
成思恩之績君常語人口廣民毒于蠻賊久矣賊未  
靖土官之橫也舍是何以爲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  
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  
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爲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  
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于正德丁卯夏五月



前期語人曰吾歿於正寢必端坐不近婦人已而果然初君出謫凡九人深陽繆全之樗淞州劉伯和愷安成劉時讓遜皆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疏留之後致訟者以他罪繫君輩往往起用樗終莒判愷再轉僉閩憲致仕餘多流落不偶及君久躋而興成功於粵衆謂大行可跋埃而僅已于是殆有命不可曉耶九人者惟遜今副湖憲云

河南按察使李公璽墓志銘

王九思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安配劉氏生公季子也諱璽字朝信幼醇不戲在羣兒中蘄然頭角里中老共奇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世爲農不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尋遣受讀里學究卽能日記千言十二善文章學究驚謝不敢當乃改師而受毛詩茹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二十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一茹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魁于鄉蓋嘗語人曰李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弗第於是讀書城北僧舍自炊食者數年乃第弘治丙辰



進士予幸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顧接引  
予甚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  
荊州府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  
當道交章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  
山東後按直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事多掣肘公一  
切任法不忌諱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瑾摘瑕  
指類逮公錦衣衛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  
又降貴州平溪驛丞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  
超拜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主教武學一時勲貴  
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靡然向化矣居無何復超  
拜河南按察司副使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察如  
故爲明會大旱傷禾禾且枯萎死民用是戚公授有  
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年在河南六年而  
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 天子察其廉  
直近於古進秩按察使許歸旣歸五年乃己卯九月  
一病弗起年六十有七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厚外撲  
中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  
人過雖御酒酣醉或從旁飮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  
言口雖訥然親愛者愈益衆門外多長者車轍古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自起家至按察使



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  
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柰何爲御史時邸  
舍瀕水乃種樹當屋種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茅其中  
日與卿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刃入  
舟旣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斛米饋謝無狀公  
笑遣去比屬纊僅能具棺殮予家去鳳翔三百里所  
屢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止此悲夫

河南按察使李先生攀龍傳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  
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  
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  
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纜不足以資  
修脯而自其挾策請益塾師爲之遜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  
鬪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詞者  
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  
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亾何舉其省試第二  
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  
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詞創起齊魯間意不  
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狴者耳不以規矩  
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  
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  
求高以陰操其勝于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  
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  
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  
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  
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  
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  
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亾論建安而  
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



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亦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躄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于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吏部才子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爲特請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納屣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母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蹙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少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去吏部才子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旆息巷左納屨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母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墜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少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効馳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煨象表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寥寥者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判河陽府

辨文突無藝之管諡為大率日月懸天光深常繼幽  
于繼也辭令台鼎其重李士冠夫臥宋兩同其幾夫  
其志以爲其夫杰園之亭其門者書而寥寥者道一  
其象表不氣負此近階其壁不辨實對不噴空不  
為多而士之八至不許蓋其其要之除其之請取  
其子曰此治各于德莫謂各于其德以見其德也

副使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壯傳

周祚

陳大夫諱壯字直夫越之山陰人世居禹會鄉行義  
里祖珪號毅菴被註誤歿父簡號居蘭代戌交阯後  
移京師陳大夫即京師所生子幼時獲嘗會陳大夫  
長軀秀月不知大夫之賢者也稍長乃悉大夫之賢  
大夫已不在世矣大夫生時骨相奇秀居蘭公愛之  
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大夫讀書日有名  
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三十  
授南道御史大夫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

狀敬錄

卷之九十二

八十五



務寔踐有用於已思御史 天子諫官天下事多有  
不足大夫者御史當觸邪自分歿可爲也不然當措  
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方石謝公鐸西涯李公東陽  
與大夫爲莫逆交相促之行大夫無遜是大夫能也  
大夫至南道未久翰林楓山章公懋定山莊公景未  
軒黃公仲昭俱諫鼇山謫官大夫慨然疏章力救得  
改謫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之說  
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大夫者  
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知大夫遂極契厚及持居蘭  
公喪大夫與一峰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大夫輒身行  
之一峰嘗嘆大夫之勇真可愛也扶柩歸山陰營葬  
事畢卽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  
陳大夫者成化辛卯夏服闋僦居錢唐配張氏卒繼  
娶徐氏徐出大司馬貞襄公孫女貞襄公子鏊特立  
與俗寡偕見大夫每加敬焉且曰浙士居喪如古禮  
者吾見二人少保于公及今陳大夫御史耳至京復  
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  
留守未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太孺人徐  
卒居喪一如居蘭公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  
事大夫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卽



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于清江之浦作  
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馬之計大夫踪跡寡出非公  
事未嘗入城府然風采凜然鄉人仰之善者足藉不  
善者足畏有司亦嘗懼大夫知不敢輒移曲直良民  
善衆玩心高明見道益切祀先訓後皆足作世典則  
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大夫起爲福建  
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非大夫素意雖隨  
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大夫者矣  
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公自代然要天  
下四海之廣而知大夫者寡矣癸亥遂乞身還時年

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贊曰陳大夫進則爲忠臣退則爲孝子其讀書不爲  
無用矣今人類讀書取官乃不能皆大夫豈其皆云  
讀書而寔未嘗有所得邪觀大夫平日諸友如楓山  
如定山如一峰大夫亦自不能不賢矣大夫旣能讀  
書又能取友其賢固不可及也世之欲賢者舍二者  
其何以哉



河南按察司副使劉公俊傳

石瑤

劉俊字君佐真定深州人也舉進士初授青州府推官鞫獄詳允不避盤錯每行部不治裝亦不列驪從衣大布蕭然匹馬如書生至則趣對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懼伏秋毫無所容私吏庶凜凜大稱廉平尋召爲御史風裁益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弗任者則陽推曰非劉公莫治君佐亦蹇蹇自負聞事風生無少回屈有罪者度不可行私卽首服每分巡大梁河內等道一道肅清歲當代姦吏酌酒相慶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



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爲急政立  
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  
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  
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救恒必由之  
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可寬貸後多去  
爲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  
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同科道  
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  
徒佖公鍾識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邪頗聞其  
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慤直不修飾邊幅在  
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  
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與在是非浹洽不  
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  
終于家



祭于祭

何英善爽惡習滅常林率意而訂卓著錄采以茲  
滋補而引及求盡輯計人計口音與亦異非歟命不  
詳詳開門不進一語言善客至即起樓為州誌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東傳

張時徹

陳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倜儻有大志憤弗業儒  
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  
約之之為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  
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  
師教之予時弱冠舉于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勤  
殷束願得師事為弟子者會予業游吳中期旦日就  
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狼瑣  
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  
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汜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



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  
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于家曰吾  
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  
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遊于禹穴之間從  
容言尚璿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知之卽欲芝草琅  
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  
而陳生乃垂髻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  
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  
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  
辨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

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業課肄之約  
之唯唯奉命惟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  
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意於時陳生名聞  
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廷 天子親覽其文擢居  
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游  
神埃壻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  
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  
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  
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  
鴻濛陳說藝文侈論欲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



臥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慮廩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菁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闊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

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徼時之幸遭逢希闊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能如此不止將周任陳力之誠何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兀厓霍公與甬川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聞也



余時爲僚握手郊勞見其色犁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瘠矣余乃撫其背曰夫疾者非他恚憤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患約之領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

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酒猶昔也曰夙疴幸舒不爾輒弗鬱鬱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旣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報幸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忖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歿矣柰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僚於藩枕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



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豕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僕邀膚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方履繩所在齟齬至憤恚而死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摻刺刻深抗引大峻天忌其然乎

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公英墓志銘

呂栢

公姓史氏諱英字廷珍世為蒲州稷山縣人曾祖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騎至令人即日擒之後冀州盜相繼反獄公皆剿平之於昇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千餘條尋有酗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歲凶尤為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居之其與完聚資喪者五百



餘人出俸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  
橫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棗強人立去思  
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命清理長蘆鹽  
法國課充足巡按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兄爲蘇州同  
知貪聲大著公卽據法首黜之他奸究皆望風屏跡  
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滄死  
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  
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于公也  
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  
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

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  
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  
艱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  
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  
者薦其可都憲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  
去居喪依於禮著修職盡忠藁二十五條自是閉戶  
讀書自娛都憲卽墨藍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瑾  
毒手者史公數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常以  
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囑知人亦不  
從已自謂愚庸又自謂無用號庸菴拙菴以自況凡



有所得卽錄之成帙名曰就正一得諸藁其言多主  
 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放之以  
 其父兔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壽又  
 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丰采峻絕爲邑庠  
 生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甯大叅以桓榮稽古之力  
 勵諸生公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  
 持守之嚴官府多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  
 其粹云乃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曆日展視  
 於本日上加一墨圈於二十七日上又加一墨圈子  
 姓輩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

卒距生正統十四年享年七十八歲

河南憲副顧橫涇先生瓌小傳

陳舜仁

先生清介端毅人也仲兄東橋文章事業一時名流  
 之冠先生韶年崛起一往便詣時稱江東雙玉云先  
 生姓顧氏諱瓌字英玉先世蘇之吳縣人有名海者  
 還人遺金名重搢紳間卽曾大父也幼有異質聰敏  
 絕人髫時就塾師學愛其穎秀舉破意試之應口而  
 成出人意表塾師驚撫之曰非常兒也比長益刻勵  
 日誦數千言爲文宏肆藻麗年十八補弟子員每督  
 學者校士輒首先生莆田黃公帛書天下奇才表先  
 生門其賞識如此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旋改兵部雖居桑梓而直行已志請託問饋一切謝絕值武宗南巡部事叢委先生悉心經畫諸所措注皆懸合機宜督修官艦數百艘費皆出於民先生爲差貧富擇廉幹者主其事一時皆辦而衆不知役大司馬白巖喬公深倚重之時上游幸無常所欲擇通敏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推先生一日上注目久之曰女管船官邪先生頓首上謂侍臣曰此甚爽俐可着充護衛官遂護蹕還時東橋公與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雙榆亦諭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

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庚辰陞南京武選郎奉旨查冗員魏國公子徐某亦在例中某頗修名譽爲之請者甚衆喬公亦欲庇之先生執不從所親或規之先生徐曰迺天子詔顧不重邪自是當路者不悅明年謫知許州許故寇帶邑多豪猾先生治頗尚惠文而時時有所縱舍許人畏而懷之胥吏惴惴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構酷訟先生按致其罪於法當贖金問之曰女何從得金民泣曰丐於親故耳先生徐譬之曰女旣構女族又累及女親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



今赦女女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爲  
善良邑中人聞之咸謹呼曰公真吾父母也訟牒爲  
希人復有言先生于喬公者公曰顧英玉佳士以少  
年錚錚稍抑之耳言者慚而退在許二年察廉陞溫  
州府同知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整飭沂州等處  
兵備沂故多盜先生行保甲法一方遂寧嘉靖丁亥  
陞河南按察副使奉勅整飭信陽州等處兵備治類  
許而風裁益峻汝南有巨猾交結勢要而陰把郡縣  
吏請囑無敢違者先生廉知其狀捕寘于法與部使  
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移文同官咸駭愕先生曰朝

廷置按察爲外臺枉法媚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田  
若干頃租皆歸私橐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  
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解適前兵備爲  
按察使陰慊先生遂媒孽其短于部使者竟罷歸先  
生性剛直高自負許寡諧于世與人交不立城府所  
不合意卽拂然起去見人骯骯取容者掩面不欲觀  
以是沮撓于時自歷宦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  
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  
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  
客有過從煮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爲具杯酒



盤中惟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仲兄東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渭厓霍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先生謂涇野呂司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弟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孟有涯爲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棹楔費先生曰顧以我壞公法邪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給人多欲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口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先生家素饒子財比入仕遂困阨親喪售所分祖產給殯葬弟珂早亡盡以遺產付弟喪而獨收養其孤女此筭擇人摺之所交皆一時名勝與東橋文學相頡頏而先生詩尤精悍有寒松齋稿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昔者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狷至于鄉原乃痛斥之由今而觀殆有激乎其言之也夫鄉原與物無競僅僅自好者耳乃舉世悅之何哉士君子立身自有法度使夫流俗者同聲附和漸漬成俗亦足悲矣又况竊鄉原之跡而懷盜筭者乎橫涇居官亮節卒



窮餓以終人鮮不姍笑之貞于道弗諧于俗孔門之  
思厥有旨也余于斯蓋三歎云

河南按察司副使文公皓墓志銘

文公系出周文王支孫以謚爲姓至宋文潞公裔徙  
絳州曲沃太平安邑平陸各一派元季自絳徙垣曲  
祖諱普昇好善尚義曾代上官死遇宥獲免號樂善  
居士識者知其後必有昌大者父諱秀號儉齋封監  
察御史公諱皓字孔暘張孺人媾時夢近居西泉有  
飛龍入臥內長因別號西泉公天性穎悟七歲解詩  
文知孝弟講論語三省章卽了大義授禮經於從兄  
昭十一入鄉校十五補廩提學諸公咸稱爲奇童自  
是累試爲主司稱賞聲聞冠晉陽諸邑矣人皆期以



早第成化甲辰蝗旱人相食家益貧公晝則手書負  
薪以供甘旨宵則步月讀書不廢舉業迺遊藝于曲  
沃封丘乙卯鄉試以禮經魁丙辰春連登進士第授  
山東平原知縣到官卽作諭民詩及民情利病條約  
敬神字民一本於誠學校尤切賞善罰惡一秉至公  
不數月政教大行士類咸就矩吏卒罔干法時有省  
祭官張氏更契誣人田前官累不能決公一訊卽判  
一總甲通姦孀婦因鄰人娶其婦遂誣其人爲盜公  
一訊總甲伏辜又有夜被放火公集同社人詰曰放  
火之人我旣知矣一人跪最後藏首變色訊之卽服

自是盜息民益安矣有皇親張指揮散私債上司畏  
勢批追公拘收其契不與追理己未春大旱蝗作公  
禱蝗入他境縣後作具慶堂迎儉齋君太孺人早夕  
供養庚申二月丁太孺人艱哀毀骨立上官矜其清  
苦令民贖之公一無所受百姓老幼號泣攀送旣歸  
喪葬如制服闋復除真定衡水知縣施政一如平原  
時一鄉人宿鄰家與其鄰有隙夜擲磚房上告縣訊  
其鄉人卽伏辜有刺其首流血匿林中出誣其仇家  
公驗其刺痕乃反坐一新婦惡其夫與隣人子通姦  
舅姑告縣訊莫得情公令吏隱空房中後繫婦隣子



默相語實吏出遂不能飾清河民成化時投獻德府莊田千頃百姓累年奏辨咸懼親王莫敢判公承委勘按實田歸於民政聞比平原益著自是上官委署別郡邑及修邊修河盤糧審役者無虛日撫按交薦者五犒勞者十七所得采幣盡貯庫公用甲子給由考最進階文林郎父母繼母妻封贈如制次年八月銓部行取赴部除雲南道監察御史遇恩詔加儉齋御史服色正德改元上耕籍田與錫宴於南郊十月巡視東城條陳保障地方便宜民情數事上可其奏及考最實授于時逆理竊柄羣工側目差遼東

清查邊儲凡差回多賂瑾以免禍公清查無遺竊款必盡奏劾總鎮都布按三司等官若干員一無所贖瑾遂銜之時有新城民孫恭恃其子爲內侍阿附瑾以自縊子誣奏人李玉打死沉屍於河公益勘實止擬威逼瑾益惡之以守正亦不能禍元日與慶成宴三月監試奉天殿五月肅儀太廟皆禮成敬肅常侍內外朝班封章彈劾者居多人咸以老成正直目之七月差南京照刷文卷一乘至公諸司稱服瑾方恨公陰遣人伺察于南京亦無可訾繼聞儉齋君憂哀毀幾滅生服衰復命叅奏國公以下千七百餘員



奔喪如制服闕起復除河南道監察御史劾留都張  
冢宰附逆瑾事時論稱快名益重於西臺遂推掌本  
科不復外差五月復上進君子退小人以弭災異疏  
上嘉納之待講經筵劾中官進茶遲慢不報十月以  
計平流寇賜賞紵絲衣一襲白金五兩疏辭不允復  
上保民息盜以固國本事六條曰擇民牧惜民財禁  
民奢節民力除民賊去民蠹時中官用事言多中傷  
遂畱中不出凡掌三法司例宜擢大理丞公以言不  
行懇乞外補銓部方遴才望老成人治河道擢授河  
南按察司副使督理河道公至汴勞心乃事河夫五  
百里內者赴工修理五百里外者納銀買料遠民無  
奔走之勞近民無追徵之苦法令畫一民不告勞工  
有成績運道咸賴焉其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細  
大梁道陳州民兄弟五人讐殺姐夫於塲園構訟里  
戚人衆數年不決公訊其殺人夜各在何所其一人  
曰某五兄弟同飲於某家公曰莫非適謀殺人事乎  
遂驚服人稱神明魯山寇以白蓮教惑衆剽掠官民  
皆前人養成大禍公單車至境計擒王昭王靠山首  
惡百餘棄市餘皆解散民繪像有之當道恐事妨已  
遂隱其蹟不上聞公竟不自伐其能署堂印帶管提



學清軍等事三載宜考績撫按以河道缺人奏留弗  
果鎮守中官素需索公一不應又值鄉官請謁不行  
造飛語巡河侍郎不察遂奏公以河道銀兩未明  
事下撫按檄二司弔查文卷皆前官弊及報上公曰  
吾事曰矣以直道受誣若此時事可知矣亟上疏辭  
免弗允章再上懇切獲旨准致仕比歸子武卿等先  
於城北爲園構亭鑿池植竹木花草以待至則建家  
廟於園東北月朔修祀事睦族人仍以家廟及墳地  
世與族人共之名其園曰清樂亭時與門人子姪輩  
講課經史暇則酌酒賞花登樓賦詩嘗塗遇鄉民數

人乘醉喧侮童僕欲捶斥公呵止之翊日皆惶恐服  
謝人咸服其量嘉靖改元及上獻廟徽號公二次  
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居家二十年起居若一日凡  
接人禮度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禮至周鄉人無老  
少識無遺怨者丙申夏夜公乘涼於清步橋方寐忽  
見鬼侍數十張蓋設轎曰上帝請公爲龍王言畢  
卽寤丁酉元夜復夢皇上詔已爲皇太子師乃  
告子姪曰吾今年其已乎夏五月家人暨比舍人見  
火光熾於宅園二十一日疾革命著欽賜衣冠中堂  
端坐有頃終嗚呼始夢飛龍入而生終夢爲龍神而



沒亦異事也距生時壽七十有八門人因私謚曰溫簡先生嗚呼公之篤信若樂正子力學若匡稚圭溫粹若程明道宰邑若龔黃立朝若唐介勇退若錢若水獨樂若司馬君實惜乎名位未底其極才德未究其用惠澤未溥於天下天胡豐其才而嗇其用哉夫溫尼父之一德也簡仲弓之可南面也詩曰溫溫恭人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先生容人之量待物之洪溫之法也學有本源政有體要簡之功也公謚之溢美孰若私謚之稱情乎門人之謚爲溫簡宜哉

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時鸞墓志銘

陳頤正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子弟頤直持宣城少叅徐大任所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行狀代其子乞銘以葬予忝從薦紳後飫聞公善政高誼久故不辭按狀公青陽世族也其先徙自涇川漆林始徙祖仲和生禧遠禧遠生昇昇生儒號挹清軒以五經教五子其第四子以春秋貢不仕贈鄒縣知縣諱標者則公之父也以正德庚午正月十三日巳時生公初贈君夢金甲神授以孟子小象置膝上遂誕公而公弘毅剛大



善辨論盡事理英氣勃勃不屈有孟夫子風後遂以  
孟泉自號云贈君久困場屋屢不舉性嚴善怒公與  
長公崖晝勤祇事躬樵汲之役夜則篝燈讀至夜分  
嘉靖癸巳隨其從兄廉州府推官時祿入太學登祭  
酒東郭鄒先生之門遂受春秋於淡軒錢先生學成  
歸以儒士中應天甲午鄉試壬戌就選得鄒縣令鄒  
固劇邑土荒民逃幾不可爲公至勤勞撫字招集流  
亡買牛勸之耕織而邑爲樂土時河淤漕阻 天子  
遣朱侍郎經理其事開府濟寧朱公令沿河官集議  
公首倡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朱進官大司

空公衢州府同知司空又奏改公兗州管理河務加  
授四品服俸隆慶辛未大計舉卓異者賜宴與幣九  
月擢保定知府壬申九月用給事中維遵薦陞河南  
按察副使督築黃河南隄公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  
居經年遂中濕兩髀痛劇乞休歸歸四載河道吳尙  
書復奏起公勉強赴命會吳公卒公病亦作遂復告  
休歸不逾年而終嗟嗟惜哉公歷官十三載妻子不  
入官舍惟携一僕自隨其由兗州之保定保定之河  
上也往返惟敝衣笥二行李蕭然在官廩俸多捐助  
公費所餘三百金置義田五十畝以贍同祖子姓雖



二子食貧孺人受封釵釧未備不顧也又建宗祠修家規以享先維後倡化戚里絕謁公府卽古純德何以加焉狀所述脩矣而予以脩員棘寺獲覽郡國訟牒見公折疑獄活覆寃數條又古所稱神明者莫能及而惻怛生全之意益出法外御史欒尙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奸狀與婦議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洒血宿仇趙某之門及道已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欒無子奴妾卽訐趙大辟趙不厭亟訴行公覆鞫公一見疑之密詢奴與屠厚擒屠毋訊之立得盡伏辜而御史之寃雪趙氏

之獄欒博徒劉尙賢噴其妻父王儒及母田氏若

瞞儒防秋佯爲相省因留宿時田氏弟萬庫傭其家卽與同寢尙賢密起石碎其首持刃破田氏寢室門直入田氏出後戶潛匿遂殺三幼女置之門外而去捕得曰疑一時縱殺必有黨加訊因言與同博魏滿良霍廷芝盜牛拒捕致然不知實其仇也二人者遂坐大辟而公至覆鞫謂所殺雖多惟一壯男子先被賄斃餘俱幼女何假衆乎且構仇有跡同盜非情遂解脫之關頭王大臣率衆夜徼遇其比鄰老婦孔氏偕夫省姻戚回乘醉詰問相詆且詣縣告強姦其婦



縣令素嫌大臣卽以奸未成論徒大臣有怨言孔夫  
懼復赴上告以擒婦入室強奸已成論死公廉知覺  
起醉罵又大臣一妻一妾有子太學生豈容任其在  
悖若是遂因奏訴行鞫亦解脫之至於重哀無辜能  
先事保護不令顛踣鄒邑富民潘某爲莒州禦人盜  
所口及移文逮鞫公念一就逮無生矣藏其文不出  
且集諸曹吏各里胥謂曰吾欲得通縣淳良若輩能  
公舉乎應曰諾遂以次問及潘卽交口譽公又謂曰  
卽吾欲旌此一人達諸上司若輩肯相保任乎復應  
曰諾公遂呼紙筆取狀衆愕然從命莫知所爲也旣  
得狀卽備文申巡按御史御史悉公指遂以盜付八  
核實公始召潘示之而潘大驚叩顙出血謝繼以  
首異處妻子奴戮矣此予以職事知公者而在鄒石  
保定異政縷縷予未能悉也其福鄒民尤深家各肖  
像以祀聞公卒之夕有夢鄒民千餘迎公赴任者蓋  
其精神所注必享血食茲土無疑公先娶阮氏生世  
述繼娶馬氏生世創女適南陵汪冀治孫男二人守  
位守備卒於萬曆己卯八月十三日葬於青山祖塋  
之側



其辭雖與夫主世隱文應南刻玉黃帝紀民二人  
 其辭雖與夫必享血食茲土無疑公夫聖訓為之  
 其辭雖與夫公卒之文亦莫測其千箱豈公世其  
 其辭雖與夫如縣縣于未損參也其辭雖與夫大  
 其辭雖與夫首與或妻于双燧矣出千以輝率味公  
 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  
 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  
 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其辭雖與夫

僉事

河南按察司僉事江公暉詠

有序

邵經邦

夫麟遊致瑞不能延世之永鳳矯抱輝而豈馴羈之  
 及奚其不可虞哉蓋理有常存質無竝立象垂經緯  
 而景星慶雲忽焉間出勢窮嶽河而醴泉芝草鮮其  
 長生矧夫特靈而為人曠今而為美者乎若乃璿雕  
 璜瑒之徽玉凜璧瑩之潔隼孤鵠介之行鶴鳴鳩飼  
 之仁疇既無匹踐亦寡蹤屑胡于今速其有古是使  
 皇矣秘寶至哉愛文百紳擗膺凡冠隕泗矧余知已  
 者哉嗚呼哀哉有明故翰林院修撰今陞河南僉事



宣爰江先生浙之偉人也系出於侍中叅政及大宗  
伯文昭江公其父也母夫人王氏厥昆三人長號瑞  
石今京兆尹季號巨石主尚書禮部事先生貴介之  
特芳華之裔故以顯承世德匹休思皇兼善孫謀齊  
驅胎教及夫措詞筆削傳習春王彙哀羣英並魁當  
世至於玉堂繼陟金馬流芳龍門載興蘭臺伊參是  
固益衍而益揚也若乃盤估巖錯掘聲險阻深博  
厚高際雲漢實子雲之所甘心宗師之所退殿者也  
逮於義輕千駟辨重一芥琴鶴不隨僕馬自代貪泉  
之不能移廉石之不足羨肆其忠犯人主底活黎黔

跡潛斂鴻陸言旋口碑賢於蔽芾墮淚幾於峴山  
尤有格心之間侍經之譽講幄方親顛昂倚宁然而  
直躬自任矢心無忒弱不嗜進壯而遺榮朋輩負慚  
時論稱惜故能注情背日行義填昆忠孝不妨出處  
皆得尤復率禮不越績學有恒曠隱不遺幽玄竟造  
迺或命棋終日談藝崇朝行酒合歡素歌自狎余亦  
常從事焉及乎鳩營之拙肯畜之劬廩無餘積筭無  
見資柰何宜室孔艱弄圭未遂單單子身形影弗類  
嗚呼哀哉質本豐腴是嘗肺疾癘升魄降瘁於寸晷  
嗚呼哀哉爲誄曰 大聖藏天哲士凝神至人無生



達者免身身之所來不能以拒及其所去云胡吾與  
吾之無與何履不富遊乎逍遙出乎有無休乎大塊  
同乎飄虛但彼先生至命達道棄世無累免形從好  
厭彼全垢樂此灰稿命無不生道無不名生也卓犖  
希代之英祥發峻儀慶昭洪度三葉五公肅雖丕著  
道也偉燁兆人之傑鼎渴鹽裁川橫犀楫巖標萬仞  
莫喻其巖憶昔之初若彼春陽皎皎其昇孰也可量  
而斯之後譬之秋月悠悠其遠曷也其竭是謂達生  
是云善化彼庶而耆人百其舍懿彼先生今也則亡  
道之云可德則何孤朝乏翼猷國虧恒榦官削道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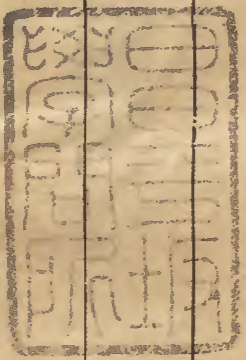
士弛箴諫曾是不憚俾民大亂嗚呼哀哉膏屯麟  
和忝瑟琴鸞絲無調蕙帳無溫濯矣先生莫虞其訖  
懋此樂只嗇彼保艾尚有綏承以著其代嗚呼哀哉  
顯顯文昭世曰大賢廟食虞庠歷已有年先生繼之  
有輝其前玉耀重淵珠媚層川逝矣千秋永懷斯言  
嗚呼哀哉

稅苑卮言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瀾子也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  
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直爰子集按山海經曰直  
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



有髮名曰頽自爲牝牡食者不茹取以名集別無深  
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  
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恠  
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  
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  
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  
也爲文遣弟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  
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  
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  
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担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輒聖  
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終



